

想成为一朵云

雪凝(邹城)

我钟情于云,尤爱七八月的云,总觉得它们与其他月份的云有着说不出的不同。或许是盛夏炽烈的阳光将其晒得分外蓬松,裹挟热意的风又将其吹得格外舒展,连轮廓都透着一股慵懒的劲儿。

寻一处河边,找块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石头,安静坐下。抬头望去,连绵的云山和云海,边缘仿佛被人用细尖的彩笔轻轻勾勒过,晕染着淡淡的亮边,线条流畅而柔和,与远山的轮廓恰好呼应,宛若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云系之外,湛蓝的天幕上,还常散落着朵朵独立的云絮。它们像一群顽皮得忘了归家的孩子,被随意撒落在蓝丝绒上,自顾自地嬉戏。

我也常紧盯一片云,看它如何在天际变幻。起初是朵蓬松硕大的棉花糖,仿佛伸手便能扯下一缕。渐渐地,它伸出四肢和头尾,化作随风游弋的白龟。倏忽间,腿越伸越长,又变作一只海星。正看得出神,一阵风吹来,它竟变成了条摆尾的游鱼。再瞧别处,这朵似奔马,那朵如卧牛……整个天际,俨然一座变幻无穷又热闹非凡的动物园!

更多的时候,我打心底羡慕云的自由。你瞧它,活得任性又洒脱,从不拖泥带水。想去哪儿便去哪儿,路过山头歇歇脚,飘过湖面照照影;想与哪片云握手,便轻轻蹭过去碰一碰;想拥抱哪片云,便慢慢融在一起;想成什么形状,便随心所欲,或圆或方,或规矩或怪诞,全凭自己的心意。

我深信,前世的自己必定是天际那朵自由奔跑的云。若非如此,怎会在每一次仰望时,心底都涌起如此熟悉的暖流?要不然,怎么每次看云都像遇见老朋友?

灵魂伴侣与梦幻组合

朱存虎(邹城)

“梦幻组合”常用来形容好搭档,比如《亮剑》里的李云龙和赵刚就是经典例子。人生伴侣中也有这样的“梦幻组合”,人们喜欢叫它“灵魂伴侣”。当然啦,现实中“鸡飞狗跳”、吵吵闹闹的伴侣也不少。这让人忍不住想:为什么伴侣间的契合度差别这么大?

古希腊有本书叫《论机械》,里面讲了个“轮子悖论”实验,也许能打个比方:一个大轮子和一个小轮子,各自在地上滚一圈,大轮子滚的路当然更长。但如果把小轮子放在大轮子里面,让它们圆心重合一起滚动,神奇的事发生了——小轮子滚过的路径竟然和大轮子一样长!表面上看,它们步调一致,走过的路一样长。但仔细想想,大轮子的周长明明比小轮子长得多,它每一步都跨得更远;小轮子的周长虽然短,但它紧紧贴在大轮子上,随着大轮子的节奏一起动。

大轮子滚出的是连续流畅的轨迹,而小轮子的轨迹则显得有点“碎”——因为它的运动里包含了妥协。这就像恋人间的微妙平衡:大轮子(比喻伴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)能纯粹地按自己的方式前进,小轮子(比喻需要更多调整的一方)则在滑动中磨掉了一点“自我”的棱角,只为了跟上对方的步伐,找到共鸣的节奏。

从理想角度看,它们的轨迹最终会不同:大轮子画出完美的曲线,小轮子因为滑动会有点“走样”。但恰恰是这种“不完美”,才让它们能一起“跳舞”——因为爱情的真谛,不是死板地要求步调绝对一致,也不是彻底各走各路,而是在共同前行的路上包容彼此的不同。

活成一朵莲

殷允梅(微山)

清晨案头,静卧着一朵莲。确切地说,是一支莲蓬——笔直的柄,如沉默的脊梁,稳稳托举起顶端的莲蓬。那莲蓬呈倒锥形,微微内凹的轮廓里,饱满的莲子密密匝匝,每一颗都仿佛蕴藏着沉甸甸的期许。

这一刻,我倏然读懂了“托举”二字。

荷的一生,原是一场不息的托举。最初是河底的淤泥,世人常赞其“出淤泥而不染”,却鲜少提及,正是那方肥沃的黑土,无声地托举着它的根脉。悄然萌发的藕芽,刺破水面,尖尖的角顶起晨露,一寸寸向上生长,将生命的力与美托出清波。待到舒展成叶,便如铺展的绿伞,稳稳承托住滚动的露珠,任阳光在晶莹之上翩跹起舞。及至花开,硕长的花柄便化作最坚毅的支撑,托着那抹粉白或绯红,在风中亭亭玉立。如今花谢,又凝成这莲蓬,将孕育的希冀托向最高处。

这多像我们校园里的“藕芽”啊。藕芽文学社、藕芽广播站、藕芽志愿者、校刊《藕芽》……我们所营造的,不正是那方滋养生命的河底之壤么?托举着孩子们稚嫩的文字、清澈的声音和初萌的梦想,让他们如荷一般,从青涩的尖角舒展为圆润的碧叶,终将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华彩。

不经意间,思绪又飘向了陶行知先生。近日捧读《陶行知传》,总觉得他便是这样一朵莲。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——那颗心,便是托举的姿态。他洞见平民的蒙昧,便以教育为柄,托举他们挣脱愚钝;他心系家国的未来,便穷尽毕生气力,托举起了教育的星火。

先生的托举,从未因生命落幕而停歇。如今,这姿态已成薪火,传递到我们掌心。

案头的莲蓬依旧静静托举着莲子。我轻抚那些饱满的颗粒,豁然明白:所谓教育者,不过是甘愿做莲柄的人。不求如花般灼灼其华,只愿稳稳地立定,将孩子们的成长托举得高些,再高些。这,也是我心中最朴素亦最笃定的愿。

老家的石榴树

赵海涛(兖州)

我要为这世间蓬勃的生命力大声赞叹了。

院角那棵石榴树,原是毫不起眼的模样,枝干歪歪斜斜地舒展着,谁也没料到,它竟能捧出满枝沉甸甸的红艳。它就长在岳母家院子的东南角,多年来一直默默生长。从前每到中秋前后,也会结几颗石榴,数量不多,滋味也寻常,日子久了,谁也没把它放在心上。直到前年,这树像是突然醒了过来,攒足了劲似的开花结果,那泼泼洒洒的生命力,着实让人惊艳。

果然没让人失望。开春时,满树便透出一股子勃发的生机,嫩芽怯生生地探出来,转眼就铺成一片浓绿。不久后的一天去岳母家,远远望见枝头像燃着串串红灯笼,走近了才发现,有些熟透的石榴已经咧开了嘴,清甜的香气漫出来,招惹得麻雀、斑鸠轮番来啄食。这些小家伙啄得没轻没重,好好的石榴转眼就烂了,岳母心疼,只好找了些红塑料袋,一个个给石榴罩上。熟了的果子得抓紧摘,不然就可惜了。那一次,我们摘了五十多个,把红透了的、个头饱满的都收了回来,足够几家分着尝鲜。枝头还留着不少青中带红的,再等几日熟透了,又是一茬好滋味。

那段时间,我得空时总爱剥个石榴放在白瓷盘里,看书时随手拈几粒放进嘴里,清甜混着墨香,感觉日子也变得轻松了不少。

只是享受这美味时,心里竟悄悄替它担起心来。今年这般慷慨,会不会耗尽了力气,明年又要沉寂?转念一想,植物有些时候也需要藏起锋芒,静静积蓄。这般想来,倒也释然了。只盼着它好好歇着,待到来年,再看满枝红灯笼,再赴一场清甜的约。

昔年乘凉处

张庆余(嘉祥)

盛夏酷热,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,常让我想起半个世纪前在农村老家乘凉的情景。

年少时,最爱村街北头的大椿树。晚饭后,带上小芦席和薄被单,早早去占一处枝叶浓密的地方。铺席而坐,待困意袭来,便躺下安睡。树下常聚八九个孩子,去晚了只能蜷在别人“外围”或腿脚边。孩子们睡相不老实,清晨醒来,姿态各异:有的被挤到席子边缘,有的肚皮上压着别人的脚丫。大家相视一笑,从未抱怨。

村南老蔡河北岸,靠近小桥处有棵大槐树,树下比村里更凉快,很多大人也就把这里当成了歇脚处。我有时也挤在他们中间。他们总先下河洗澡,然后盘坐席上天南地北闲扯,直到眼皮打架才睡。记得有一回,他们哄我们两三个孩子去洼地“爬瓜”——摘甜瓜。叮嘱:“别在路上偷吃光,带几个回来,不然甭想在这儿睡!”我们溜进瓜地,夜色朦胧,辨不清生熟,慌乱中每人揪下两三个仓惶撤回。大人们接过瓜在河水里涮涮就啃,生熟不论。乡间素有“生瓜梨枣,见了就咬”的俗语,没人较真。

村后半山坡有个大石洞,能容三四十人,冬暖夏凉。盛夏入洞,一会儿便凉意透心,激得人起鸡皮疙瘩。但因洞内外温差大,待久了出洞回家,那热浪反比来时更难耐,加之离村较远,夜里无人问津。我念它,是因曾几度躲在洞中读书、构思小文,对那沁骨凉意,怀有特殊情感。

这些消暑去处,延续至改革开放之初。后来,电扇、空调进了农家,足不出户即享清凉。昔日幕天席地、呼朋引伴的乘凉光景,终成了我们“过来人”的谈资,再不复返。

水泥森林中的蛙鸣

刘巨成(任城)

入夏后,又闻蛙鸣。

若在野外,这声音或许不足为奇。然而此处,竟是我所居小区的一处小水塘。每年入冬前,池水会被排干,淤泥被清除;待到来年杏花绽放,才重新注入新水。

水带来了生机。先是池底的陶盆吐出油绿的莲叶,继而绽放粉白莲花;东侧则冒出一大丛浓密的香蒲,夏至过后,便结出几根烤肠似的蒲棒。物业放水时,还投入一群通体红艳的小锦鲤。鱼儿在水中结队嬉戏,小小生态圈悄然复苏,一潭死水便这样活了过来。

记得那年夏初,一场急雨过后,水塘里竟传来几声嘹亮的蛙鸣——它是从何而来的呢?惊喜之余,忧虑随之而来:这般环境,它如何觅食?又怎样熬过寒冬?怀着这般担忧过了一年。翌年初夏,熟悉的蛙鸣再次响起。我心头一松,庆幸它挺过了四季。更令人欣慰的是,这蛙鸣竟持续至今,已有四五个年头。

小青蛙能活到今天,说明水塘周边尚能提供基本的生存所需。北侧有一片草地,点缀着七八株桃树。草地边沿,围着半人高的茂密石楠和两小片葱郁的千屈菜;与石楠隔路相望的,则是密密匝匝的日本小檗。我常想象,夜深人静时,小青蛙小心翼翼爬出水塘,潜入草地或灌木丛,灵巧地捕食昆虫;待天光微明,又悄然潜回水中隐匿。而在凛冬到来前,它或许会在池畔松软的泥土中掘个洞穴,安然越冬。环境虽非理想,却终究庇护了这小小的生命。

每当蛙声入耳,欣喜之余,愧疚也随之翻涌。我这个生在农村的孩子,曾见过野趣盎然的景象:河堤沟畔,常有刺猬奔窜,蛇影游移,野兔跳跃,青蛙更是随处可见。可前些年,这些小生灵日渐稀少——这其中,有我犯下的错。因为年少时的自己,伤害过青蛙这般人畜无害的生灵。

好在近些年,政府在环保方面做了很多工作,河道复清,飞鸟等各种小生灵也多了起来。看来,守护这片生机,既要遵循规律,更需持之以恒,久久为功。